

朱子学刊

周谷城题



一九九五年第一辑（总第七辑）

朱子学刊编辑部



朱子学刊

一九九五年第一辑(总第七辑)

朱子学刊编辑部

黄 山 书 社

1995年12月

责任编辑:宋效永

封面设计:王 俊

朱子学刊(总第七辑)

朱子学刊编辑部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报刊出口部经销

(北京 782 信箱 邮编:100011)

赣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300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ISBN7—80630—050—3/Z·39

国内定价:18.8 元

海外定价:US\$ 14.00

朱子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岱年 高桥进(日)
 庞 朴 高令印 李学勤
 黄宣民 蒋步荣 陈谷嘉
 林庆彰(台) 卢钟锋

名誉主编： 李昌武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西省上饶师范专科学校

主 编： 饶祖天 姜广辉
编 委： 吴长庚(常务) 汤勤福 姜广辉
 饶祖天 唐宇元 徐 刚
编 务： 鲍黎春

目 录

《朱子学刊》

1995年第1辑

总第7辑

论朱熹的是非观·····	李经元(1)
朱熹论命·····	〔新加坡〕龚道运(22)
朱熹思想三题·····	朱义禄(31)
朱熹权说探略·····	岳天雷(47)
朱熹闽学与二程洛学·····	黄保万(62)
朱熹人性生成论·····	饶祖天(76)
朱熹证据排伪法则思想·····	徐公喜(87)
朱熹之乐学·····	〔新加坡〕龚道运(101)
朱熹在南康军·····	胡迎建(105)
朱熹评王安石·····	叶建华(115)
朱熹佚文补辑(续)·····	束景南(130)
新发现朱熹佚文辩证·····	洪 波(144)
婺源朱子学国际会综述·····	常 耕(162)

海外朱子学

- 《白鹿洞规》在日本还活着……………〔日本〕平坂谦二(175)
明清之际朱熹理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下)…… 林金水(198)
西方朱子学论著两种述评……………〔台湾〕钟彩钧(219)
宋代哲学对东方思想文化的影响…………… 贾顺先(252)
-

传统文化研究

- 南朝玄学向礼教的回归…………… 张海燕(263)
汉初统治思想新探…………… 惠吉兴(281)
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研究…………… 毛锡学等(299)
杨时倡道东南的历史功绩…………… 杨 青(312)
-

- 论王弼的“无咎”说…………… 李世英(321)
关于元代鲁斋学派…………… 邹 林(334)
论王栋王驥等的泰州理学……………〔香港〕王 煜(349)
金华朱学:洪武儒学的主流…………… 陈寒鸣(356)
论沈括的艺术观…………… 赵庆麟(367)
-

书 评

- 朱子学研究的新突破…………… 杨艾湘(384)

ZHUISM JOURNAL

No. 1, 1995

(Total No. 7)

Contents

On Zhu Xi's outlook On Right—and—Wrong	... Li Jingyuan(1)
Zhu Xi's View On Human Fate	 Gong Daoyun(22)
Three Comments On Zhu Xi's Theory On Power	
	 Zhu yiLu(31)
Brief Survey On Zhu Xi's Theory On Power	... Yue TianLei(47)
Zhu Xi's "Myn Xue" and Two Chengs' "Luo Xue" (Cheng Yi and Cheng Hao)	 Huang Baowan(62)
Zhu Xi's Theory On How Human Nature Come into Being	
	 Rao Zutian(76)
Zhu Xi's Theory On the Rules of Evidence Proven In—nocent	...
	 Xu GongXi(87)
Zhu Xi's Theory On Music	 Hong Daoyun(101)
Zhu Xi'in "Nan Kang Jun"	 Hu Yingjian(105)
Zhu Xi's Remarks on Wang An Shi	 Ye Jianhua(115)
A Supplement to Zhu xi's Missing Wrtings (Continued)	
	 Shu Jingnan(130)
Isentification On the New—Discovered Zhu Xi's Missing Writings	
	 Hong Bo(144)
A General Account of Wu Yuan Zhuism International Meeting	...
	 Chang Geng(162)
"The Bai Lu Cave Principle" of Zhu Xi is still living in Japan	...
	 Hisakachianni(175)

- An Appraisal of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Zhu xi's Neo —
Confucianism on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ontinued) Lin Jinshui(198)
- Two Reviews On the Works On Zhu Xi in the West A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Zhong caijun(219)
-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y In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Oriental Ideology and Culture Jia Shunxian(252)
- Metaphysics of Southern Dynasties return to the Confucican school
..... Zhang haiyan(263)
- A New Survey On the Thought of the Ruling Class in Early Han
Dynasty Hui jixing(281)
- A Resesrch of the tlitarianist Thought In the Son Dynasty
..... Mao Xixue, and others(299)
-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Yan Shi's suggestion of Going to
thesouth —East Yang Qing(312)
- On Wang Bi's View On "No False" Li Shiyong(321)
- About Lu Zai School in Yuan Dynasty Zou Lin(334)
- Wang Dong and wang Bi 'and the Lides' NeoConfucianism in tai
Zhou wang Yu(349)
- The Main Trend of Zhuism in Jing Hua , and Confucianism in Hong
Wu Cheng hanming(356)
- On shenkuo's riew on Art Zhao qinglin(367)

Book Review

- A New Breakthrough of Zhuism Research ... Yang Aixiang(384)
- The Contents of This Issue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ang
WeiHong

论朱熹的是非观

李经元

是非问题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凡事都有一个是一个非。一言一语，一动一作，一坐一立，一饮一食，便都有个是非。待人、接物、处事、以至思考问题等，也无一脱离得开是非。世上没有无是非的事，也没有一件事不存在是非。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尽管对是非有其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何人，只要是之于行动，就谁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只是对是非的态度有所不同罢了。

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是很重视是非问题的，特别是儒家学者历来都把是非观念视为人们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孔子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说的是：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不是。孟子更把有无是非之心，提到了成不成其为人的高度。是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是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他们甚至把“是”看得比生命尤可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只在成就一个是。

南宋朱熹在继承孔孟以及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是非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不仅对如何识别和处理

各种是非,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可观的看法和意见,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相当系统的理论体系。像他讨论的这样全面,这样细密,无论在他之前还是在其同代的思想家当中,都是极少见的。朱熹是以理学的观点阐释是非,但其基本思想则是完全循之于儒家的,是儒学的深化和发展,因而他的是非观,不只是有功于传统文化思想的丰富,就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朱熹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层层厚厚的土深深埋没了。作者现在把它开掘出来,并作一些清理和评析。

一、朱熹是非观的基本思想

朱熹的是非观,是在批判不讲是非的风气中发展和形成的。照他所说,当时人们不别是非的现象十分普遍。不是“碍于人情”,“这边也不说那边不是,那边也不说这边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恶,且得相和同”。^①就是“怕触着人,这个人也要周旋,那个人也要周旋”。^②甚至在今朝廷之上,也不敢分辨是非。“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不敢言是非者于朝廷,又择其不敢言之甚者为台谏,习以成风,如何做得事”。^③朱熹说的这些情况,虽不能说人人都是如此,但他指出统治者最高层的宰相和皇帝,也都互相回避,不别是非,足以说明,当时不讲是非

① 《朱子语类》卷三十。

② 《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一。

的现象，已不限于一般的士大夫之间，而是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这只是一个方面。促使他研讨是非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也同样存在这种思想。他说吕祖谦就不讲是非也不教人讲是非。“有以《论语》问是非者。伯恭曰：公不会看文字，管他是与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①张钦夫则更反对分是非。说什么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故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②这些言论和行为，引起了朱熹的忧虑和不安，认为这样下去，非但做不得事，还会“世间一齐都滚到不好处去”，以至发出“如何会好”的叹息。他说：“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是处便是理，不是处便是弗理。”这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从是还是从非则是关系到为善为恶的大事。“从其是者则为善，徇其非者则为恶”。^③对于这样事关理与弗理的大事，在他看来，别无其他道理，“只能看个是与不是”。“若是，虽斩首穴胸，亦有所不顾；若不是，虽日食万钱，日迁九官，亦只是不是”^④。就是“孔子之言有未是处，也只是还他未是”。^⑤却不可为个人得失，讲人情，看关系，在是非面前遮遮掩掩，不敢明辨。这是关系为人“立脚底地盘”，做人之所在。朱熹指斥不讲是非的言行，而力主对待是非问题，只能是底还他是，不是底还他不是，决不可把不是底说做是，也不可把是底说做不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在他的是非观中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部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② 同上，卷一一五。

③ 同上，卷十三，卷一二二。

④ 同上，卷一三〇。

⑤ 同上，卷一二二。

分。

但是,要改变这种现状,做到是底还是,非底还非,朱熹认为,仅有态度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建立在“凡事皆须审个是非”的基础上,才能“择其是而从之”^①。为此,他进而指出了分别是非的重要意义。他说:“分别愈精,则处事愈当。”^②如处一家之事,如何取善舍恶;处一国之事,如何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如何进贤退不肖,都须得分个明白。只有分辨得越精细,才能把事处理得越精当。也只有自家见得是非分明,才能“立定脚根”,不为邪说所惑。即使“任你千方百计,胡说乱道,都着听退,缘这个是道理端得着如此”。^③若是不分黑白,不辨是非,“不知得那个直是是,那个直是非,都恁地鹞鹞突突(这样糊糊涂涂)则终亦不足以成物”。^④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所以他一再表示:“某不是教人步步相循,都来入这圈套。只是教人分别是非,教明白,是底还他是,不是底还他不是。……”^⑤朱熹把分别是与不是作为对待是非的首要前提,不失为有识之见;不然,态度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

有个门徒对他凡事都要分个是非的说法,提出疑议,说“恭敬”就无是与不是的问题。他回答说:“此人不当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⑥意思是说,恭敬也有个是与不是之分,不能说

① 同上,卷十三。

② 同上,卷三十。

③ 同上,卷三十。

④ 同上,卷一二四。

⑤ 同上,卷一二〇。

⑥ 同上,卷五十二。

恭敬便都是是的。不过看来，朱熹可能由此意识到，分辨是非不能不论巨细，所以说有些“浅事”，则可以“不问是非”，如“‘得乎亲’者，不问事之是非，但能曲为承顺，则可以得其视之悦。…惟‘顺乎亲’者，则视之心皆顺乎理，必如此而后可以为子。”^①“得乎亲，顺乎亲”，是孟子的话。朱熹则是借此以说明：问不问是非，要看什么事。像得乎亲之类的浅事，只要使父母高兴，可以曲为承顺，不必过问是与不是。只是照父母的意思做事，则父母之心必须合乎道理方可。朱熹把问不问是非同事之大小轻重联系起来，确是很机智的。既表明是非之事不是不分巨细一概都要过问，又回答了不过问不等于没有是非，只是不问而已。这样，就可使分别是非的概念左右逢源，免于庸俗化。

那么，朱熹所说的是非是什么？他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实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即是天理人欲四个字“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②“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③这就是他对是非定义的最基本的说明。“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④照此说来，天理也者不过是封建的纲常伦理而已。所谓是底是天理，便是只有合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的道德规范才谓之是。足见，他所说的“是”是个什么意思了。同样，把“非”说成人欲，亦与理难通。许多错误，过失固与人欲有极大关系，不重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对的，但也并非全是出之于人欲；事实上即使出于好

① 同上，卷五十六。

② 同上，卷一三二。

③ 同上，卷十三。

④ 《答吴斗南·朱子文集大全》卷五十九。

心,有时也会办错事的。无视主观和客观的诸种因素,仅仅把它归于人欲,则是片面的,不可能做出合乎实际结论的。而且这种解释必与他所说的“人欲也不是全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类”相矛盾的^①。由此看来,无论是就前者还是后者来说,是与非都不是一个天理人欲所能了的。朱熹之所以硬把这种观点强加在是非的头上,只能说明就像他对义利、公私、善恶、邪正一样,旨在把它们都纳入其理学的范畴,给予理学思想的解释罢了,而这恰好暴露了其思想体系所不能克服的缺陷。

朱熹以天理人欲阐释是非,是不足取的,但对如何分别是与不是,却有不少独到之处。首先,他认为分辨是非不可只是听得人说,“须是自家辨得始得。”“如言吃酒解醉,吃饭解饱。……须是吃酒,方见得解醉;吃饭,方见得饱人”^②。就是说,要想“知得真个如此”,只有自己亲口品味一番,才能见得亲切。如果不亲自辨认,而只是听得别人说,则“如矮子看戏相似,见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问着他哪里是好处,却元(原)不曾相得”^③。朱熹这些话说的很平常,并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把坐着不动只听人说,甚至人云亦云;还是亲自动手,调查了解两种态度,作为真个明白还是假个明白提出来,这就不是不值得注意了。

其次,对是非的复杂性分析的很细。朱熹认为,是与非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④也有“这一事做得是,那一件做得不是;这一句说得

① 见《语类》卷五。

② 《语类》卷十八。

③ 《语类》卷一一六。

④ 同上,卷二十。

是,那一句说得不是。”^① 这就是说,天下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的,是中有非,非中有是,纯而又纯,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要在这样相互交错的是是非非之中,识得其那个是,那个不是,则须得一件事一件事地,一句话一句话地仔细辩认,方能见得是非分明。而不可要说好,便好得升之九天之上;说不好,便坏得一无是处,如此,便是“具得不定”。他说所以有“汉、唐来都是”与“汉、唐来都不是”之说,就是对这个道理见得“不通透”。若是道理通透,自是不会把董仲舒、贾谊的话,当作都是底或都不是底了。^② 朱熹这个观点,即是现代所说的凡事一分为二,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意思。此其一。

其二,指出是非有深浅之分。他认为,“凡事都有个极好处。”^③ 即便“都做得是,犹有个浅深。”就像水之清浊,“有极清处,亦有稍清处;有极深浊处,亦有稍浊处。”^④ 事有深浅,分辨是非,便须得“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这样一层一层地理会下去,直到其最深处,才能见得尽,见得彻底。而不可“只理会半截”,不然,便“无缘到得其极至处。”他说:“今之人,多是只理会半截,便道了。待人看来,唤做好也得,唤做不好也得。”^⑤ 其所以模棱两可,看得不透,就出在半上落下,没有到得极至处,因而这样的认识,必就“终不济事”。强调了分别是非,一定要深入到其极处,才能达到

① 同上,卷十八。

② 见《语类》卷十八,卷一二二。

③ 《语类》卷十七。

④ 同上,卷十三。

⑤ 同上,卷十七。

至善的境界。

其三,是非亦有真伪之别。他说:“天下事,有似是而实非者,亦有似非而实是者。”^①还有被人故意颠倒了的。“有一样苟且底人,议论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②这是说,有一种不正当的人,明知其议论不正,站不住脚,但又不肯放弃或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而是想方设法“讨些物理前来遮盖”,以混淆视听。他说扬朱就是这么一个人。本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却说他之所以不拔,是“天下非一毛所能利。”朱熹认为,这种颠倒黑白的伎俩,影响很坏,它可以使人们长期真相不明。如张安道将本朝风俗之坏,归于自范仲淹始,本不符史实,但他的很多门人也跟着这么说,致使“至今士大夫莫能辩明,岂不可畏”,为此,他教人“此处要得讲究”。所谓讲究,照他所说就是“知言”。“若知言,便见得是非邪正。……若不知言,则自以为义,而未必是义;自以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③知言作为分辨是非真伪的条件是必要的,不了解别人说话的意思,则无从作出正确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以为只要知言,就能见得是非邪正,却是欠妥的。知道了的东西并不等于就能懂得它,不具备一定的识别是非的能力,即使知道意思,也未见得就能洞察分明,这是不可以偏废的。

朱熹提出是非存在的以上三种形式,以及对每一种形式所作的仔细分析,虽然并不就是是非存在的全部,但能做到现在这

① 同上,卷四十一。

② 同上,卷五十二。

③ 同上,卷五十二。

样的认识，确是体现了一定的深度，值得重视的。

第三，朱熹认为，分别是非不只是一要见得那个是是，那个是不是；还须知得他为什么是是，为什么是不是。用他的话说，这就叫做“既知其当然之则，又当求得其所以然之故。”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便是当然之则，不孝不足以为人事。但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其中必有一个“不易之理”，求得这个道理便是知其所以然。所以说“所以然者，理也。”只有理会得所以然之理，才能识得为子者必孝，不是漫说，而是“理之所当为者。”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便是没有理会到“彻心彻髓处。”即如看人，只是见得其外表衣著，却不曾识得其人，便是“见得他不透。”^① 这样的认识便不得。朱熹认为，对是固当如此，对不是的亦应如此做。“如见他不是，须得仔细推原其怎生是，这样你才能“判决得别人没有话说”。不然，“你便说他不倒”^②。这种不但要看是什么，还要问个为什么的思想，对认识任何事物来说，都是很必要和很适用的。此外，朱熹还就如何判断是非，着重提出：（一）不能以人为标准。他说：“好人 有做得不是底，不好人也必有做得是底”。就一个人而言，也“有这一事做得是，那一件做得不是；这一句说得是，那一句说得不是。”^③ 用一句现在的话说，即是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为此，他认为判断是与不是，不可以人作为标准，而必须“看道理如何”。“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④ 无论对何人何事，都只能是这一个准绳，这是

① 同上，卷十八。

② 同上，卷一二二，卷一二四。

③ 同上，卷十八。

④ 同上，卷八十三。